# 四書解瑣言

序

士子束髮受四子書習子朱子註一字不敢同異遵功令也然大賢之心海涵地負斷不護前自足截斷衆派萬熟精經義破拘牽膠固之私析毫釐疑似之謬如閻潛

郎引周禮、尔雅分華嶽為二山，江眘修引鄭注、賈疏以過位、升堂分治朝、燕朝，紫陽雖未言而其說自不可易。惜乎，因循坐廢，先儒所謂執着一見不更求新見者比比皆是也。我友 方子香宇、生

有異禀讀書好深沉之思工制舉業而精神所萃尤在四書集注溫習所及疑竇輒生心有所得筆諸簡端歲月既久紙墨遂多爰錄一編顏曰瑣言今年秋携以示余義約辭簡亹亹獨造闡衷悉

瑩所疑析而論之、或引申先儒之義
或直抒自己所見、推之語類文集元
明諸儒經說、下逮西河毛氏、巴山王氏、
以及名賢鉅製、宗匠選評、一一訂正
而折衷之、見者以為前哲之諍臣實
則聖經之功臣也、而或者以書多

異解、或不利於場屋、是又不然、方
今
宗工衡鑒、鉅眼、卓識見有獨標
新義、一空陳解、輒以冠多士、安知不
利者之不轉利乎、且覃思、研精嘉
惠後學、將與潛邱會修諸子相後
先、若徒拘註義、摹神氣、冀得

嘗於冬烘頭腦之心目又淺之乎
言香守矣

嘉慶庚辰九月愚弟湯運泰拜書

序

子朱子孔孟後一人也論孟集註學庸章句集羣儒大成繼往開來厥功鉅矣範少稟庭訓恪遵朱註廿年來教授生徒罔敢稍異比因養痾習靜取四書傳註涵咏時有會心又旁考或問語類及元明以下儒先論說一知半解粘誌簡端日久恐其散軼庚辰夏命孫宗純錄分四卷予友湯君虞尊見而善之請公同好予未敢也及門諸子極力慫

慂兒輩卽授梓人夫四子書精深微密而茲憑一
時之臆見鮮所折衷恐自誤誤人不免獲罪聖賢
也惟願　當代深潛理學之士指其謬戾賜以教
言則予之受益豈淺鮮哉
道光元年歲次辛巳八月既望青溪方祖範自識

# 四書解瑣言卷一

青浦方祖範香字著

受業門人參訂
男春熙虎泉
恩普郇如編次
孫　宗純心一挍

## 論語

一部論語無非聖人教人爲學故開口便說箇學字此爲全部發端不但一章綱領

爲學最忌是工夫間斷最要在時習有事勿忘所以深造自得

聖人自十五志學直到耳順從心許多功候得力只是時習故首以此二字教人

孝弟而不好犯上作亂無不仁之事是孝弟者為人之本也為人之本即為仁之本首節下原可直接章末兩句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二語脫開提起意實緊相貫注此正有子立言之意見人當用力于孝弟仁山金氏上節以質言下節以學言固屬硬分然從孝弟推到仁民愛物比上不犯亂道理自更闊大更全備非於孝弟厚植其基根本堅固生意未易周浹該遍及此故上下雖同一孝弟分量畢竟不同

存疑謂巧令之人其中最不可測以巧令為詐偽自若巧令太深反以小詐心不在為說淺了朱子下字自確當巧之言好令之言善是爲蕩如之言溫如之色襲爲仁者之言色而已詐悅人亦只要人道好不是行媚至第五篇說到可恥是媚人矣猶非詐偽也巧言至於亂德纔是詐偽淺深各要看地頭此章仁不仁只在内外人已上分辨務外則遺内爲人則喪己心不在便是鮮仁

中心爲忠人言爲信凡說信皆從言此章集註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就見於事者言說本伊川以實之三字即以必盡

之心而見於事之爲實事信字跟忠字來原只一理忠是存於中之信信是見於事之忠

集註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是習亦要忠信意而忠信本卽夫子之傳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大學誠意之旨固本之夫子所謂不忠不信者亦只是工夫有未熟顏子之四勿當幾果斷是健决工夫曾子之三省日逐檢點是篤實工夫

敬事而信敬因敬其事信不曰信其令曰信於民者而字串下信亦在事上說制事固以敬行於民又要信也已無不信而民

亦信之謂之信于民有上下交孚意
使民凡用民之力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皆是以時是三時耕作一時公旬至冬乃役也集註時謂農隙之時疑農隙只主講武言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解此似未的
行之有常言起居動靜必謹守常法如曲禮內則少儀云云
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學文固窮理之事亦有閑其放心意盖人心無事之時最易放失况當蒙養之始乎惟以餘力學文則心不外馳而得其所養當參看游於藝註心亦無所放

句。

賢賢易色四項。一種眞懇誠確之意皆自眞性發出實是末學

試觀古今來儘有未經學問之人而自篤于賢親君友者惟其至性過人故能一誠無僞末學原是核實語謂之已學者見聖賢之學無非敎人敦倫飭紀是子夏崇本抑末之意先爲坐實末學語本無弊後人却因吳氏之說曲爲回護謂非疑其末學正深嘉其學者反失當下立言之旨

不如己不以淺深高下論己爲厚重之己則輕浮佻達者不如己矣己爲忠信之己則詐僞虛妄者不如己矣友之便易漸染

其氣習故戒以無友無益有損集註本從不如己者一面說語類或問就友之者衆于爲友見其有悅不若己之心以此爲有損用意更深然非當下立言之意

憚改註言畏難非本難而生畏乃因畏而見難所謂苟安也過不便是惡憚改乃所以爲惡故須堅志奮發不稍待片刻如風之疾如雷之迅易所以取象於益

夫子溫良恭儉讓子貢言此非但爲子禽之問見識淺陋不必說深也蓋就夫子與人相接時邦君所得見者言耳在夫子盛德之光輝發於不自知而時君敬信亦動於其所不容已如遊

化宇者和氣之薰蒸萬物俱蒙其煦嫗而融洽于無間此正子貢善於形容聖人處無外之非內而非果欠內一層也仁山金氏之說殆非確論

思不知人集註是非邪正或不能辨只說得不知以後一層須知人何以不知正由平日無格物致知工夫道理不明故見識昏昧無以知得人之賢否此學者切己身心上受病處最爲可思兩層義須兼備

會須思無邪一句夫子稱之以蔽三百卽自明删詩而存三百之旨蓋古詩三千删之非徒從簡約也其無當於勸懲之義者

如巧笑唐棣諸篇悉刪去之若現在所存三百篇善者可以法不善者可以戒有邪亦歸無邪分而言之逐一篇各有一思無邪合而言之三百篇只一箇思無邪故一言可蔽三百

民免而無恥卽其苟免知其無恥亦以其無恥所以謂之苟免

或問所謂革面而不革心雖眞免仍是苟免耳

志學字統貫全章固是知行並進三十而立謂之立者有定識有定力而物不能搖守自跟知來不得偏于行一邊不惑知天命雖重知而亦兼得行的道理不惑者於事物當然之理坦然由之而無疑知正從行見也知天命則又資深而左右逢源所

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不是空知不然從三十而至七十中間四十年聖學工夫豈屬於致知而能立以後到從心不踰行上獨無就將漸進之功乎

從養父母直說到養犬馬着至於二字中間原有許多人在皆是待我以養而養父母之所以不同於凡養者只是箇敬若能養而不能敬何以別其為養父母乎末句須如是解於理方不礙不然子游為聖門弟子何至同養父母於養犬馬不反疑聖言之過當乎

夫子於子游子夏之問孝一是說要敬其親一是說要愛其親

焉固各有所重。然亦須知敬從愛生。和在敬內。而意原自相連。說更屬至則子游復爲子夏。子夏復爲子游矣。

與言足發。四書通云。不曰行而曰發。此一發字最有力。申之曰。行只遵循由此而已。發則有欲罷不能意思。如火之然。如泉之達。如雷之奮。如風之行。如六爻之發揮旁推交通。無所窒礙。如萬物之發生。增高繼長。不可閼遏。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程子言只此一事可師。若只認溫故知新。便可爲人師。則便窄狹却聖賢氣象也。此與集註異。集註每

有新得與學在我而應不窮知新深看程子只淺說雖各有所見而愈溫故愈知新所得何窮故以集註爲長愚又按可以爲人師對面是人可以爲師從對面說以若人爲師見學當如是溫故知新也於示人以學貴新得意尤合

子路強不知以爲知要看得好強字從好勇來好勇之人失之麤疎而欠精細知與不知自已見地既不分明每事輙憑臆見以斷如以正名爲迂如云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即強不知以爲知也若明明自覺不知却又冒認爲知自欺欺人豈成聖門高弟

子張學成致用急欲自試其于祿原與貪饕勢者有別然一萌此心便屬務外而非為己之學

才高意廣之人非不能多聞多見者聞見要於所言所行義理上有關涉非博採泛騖以求多闕疑殆是留以待異日參究或質證他人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已山謂昭公薨於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非先君之命而受之季孫意如不得正其始自是為季孫所制而不得有為由其不孝不友無政本矣孔子不仕而以孝友對或人之問固非無意但使子之不為政果為定公則初年既不

仕矣後又何以爲司空爲司寇攝相事觀孔子對陽貨吾將仕矣之語詳明言不仕於貨則此所謂孔子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自當依或問在陽貨用事非可仕之時

仁義禮智信五者皆人性所自有無一不可此獨言信者信統貫四德猶土之寄王於木金水火無時無處而可離者也無信則仁義禮智皆虛人而失其所以爲人中庸所以言不誠無物也故曰不知其可

仁字從人信字亦從人仁爲善之長信爲善之實仁是人之所以生信是人之所以成仁者人也亦可曰信者人也

祭非其鬼見義不爲兩事合言之者一以不當爲而爲一以當爲而不爲如季氏旅泰山而冉有不能救季氏則諂而求爲無勇。

季氏舞八佾孔子不曰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而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一忍字直刺入季氏心窩第三章人而不仁如禮何如樂何正爲僭禮樂者說不仁字從忍字生來。

季氏之庭三家之堂毛西河謂皆桓公之廟固是謂三家之堂即季氏之庭則不然西河據宗法謂季友爲莊公母弟別子得自爲宗故桓廟立於季氏宗子之家而孟孫叔孫統宗季氏是

孟孫叔孫不得有桓廟也但三家同爲大夫各自有其祖廟而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私家由三桓始也則皆以桓廟爲祖廟無疑已其始只桓廟之在季氏者僭舞八佾未幾而三家又並有雍徹之事故舞八佾專屬之季氏之庭以雍徹則三家並書

禮之本末只就文質奢儉在先後上說未說到僭禮與奢則不孫章有別如舞佾歌雍旅泰山大夫而僭天子是悖禮而非只逐末不得因林放魯人謂八佾前六章皆言僭僭禮之事

無所爭當玩所字不只說無爭君子德性和平涵養純粹故自無所爭之地所爭之人與所爭之事

考儀禮大射鄉射儀節大略相同升下飲皆以揖讓註獨以大射言舉其重者耳

周禮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夫子素有從周之志此又何以興懷夏殷之禮而重慨於杞宋之無徵蓋夏殷之禮禹湯二聖人精意所存周之監也不過仍其大綱其細微節目開代之初既不能不有所改革武周當日亦惟恐其散軼故於杞宋兢封命之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使後嗣子孫果能保守勿墜則夏禮殷禮原可與周禮並傳無如杞宋二國日即陵夷夫子雖旁搜博採能言其意而無徵不信致使禹湯之明德就湮能無重慨哉

天即理也朱子以在人之天言巳山謂夫子對付王孫賈直指高高在上者壓倒奥竈是以在天之天言須知在人之天與在天之天不容有二呼吸相通彌復可畏故曰逆理則獲罪於天蓋即以高高在上之天折壓權臣而所謂獲罪處却只是逆理也

奏假貴於無言入廟助祭豈容逐件致問魯論所記子入太廟每事問決非當祭時可知考周禮大宗伯之職大祭祀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肆師之職宿爲期眡滌濯亦如之皆是祭之前一夕事惟在祭之前一月入廟涖事故得詳問

而極言

儀禮鄉射禮曰禮射不主皮鄭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皆是句雖本於儀禮鄉射禮却不專指鄉射註特詳其出處耳

告朔楊氏以為諸侯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亦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禮行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愚按兼有奉天時重民事之義

己山王氏云羊存猶得以識之就合下便見得斷然不可去不必說到可復按復字雖在後而可復意即在羊存猶得以識之

內兩句連讀皆就當下說已山看作兩層乃以爲不必說到可
復又謂聖人之意畢竟重在可復上不旣多此一折乎
以禮以忠君臣事使之道千古如是精義候氏謂雖堯舜不過
如此也道理何等闊大若必切魯君臣針對定公反狹小矣
文王后妃德化之盛被於南國而關雎爲起化之原列於篇首
夫子稱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文王后妃性情之正默化潛移
使宮中之人性情亦無不正故不覺形於歌詠如此不徒作贊
美詩人看
以松以柏以栗旣無當於立社之義而宰我失言處尤在使民

戰栗一語渠意因謂哀公是柔懦之人須示之剛健果決纔能震厲奮發可自主張起來然却不當不使民戰栗也魯之民重禮教崇信義本無事脅之以威至哀公之時民生愈凋敝矣稅歛頻加民困於賦年穀不登民困於饑城啓陽城中邪郊之戰邾之伐民困於役又困於兵何堪繼之以武健嚴酷哉且民雖懦何救於君之弱序之號也此殆夫子所以深責之者歟至於哀公後日欲去季氏乞師於越卒以旅死議者謂自此一言階之厲竊恐宰我有所不任受而亦非夫子責之之意也

樂貴人聲處書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音與歌聲相比夫子

論樂三章如雅頌得所關雎之亂言樂必以詩此爲正樂而語太師始終節奏備舉豈獨不及工歌翕如是歌聲與樂音合聚純則歌與樂相比而和皦則歌聲自歌聲樂音自樂音各不相混繹則歌與樂又相連屬至五聲六律無字句無曲調是樂本工歌八音只要合得上聲律五聲即在八音內存疑專舉八音亦自有說而愚以爲當兼工歌

封人識高意遠於世運興衰治亂之理及聖人牖民覺世之心一語道盡後雖不驗而理無可易蓋使夫子而得位行道立道綏動爲一時之本鐸夫子而不得位行道刪訂贊修爲萬世之

未鐸後得以當時未驗少之

韶盡善武未盡善集註兼性反與揖讓征誅而揖讓征誅以又字帶言輕重固自有在也語類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强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又撇開時遇事重性反上愚按使舜當武王時舞兩階之干羽韶固不敵其盡善然使武王當舜時受終受命樂雖不及韶宜無發揚蹈厲氣象此揖讓征誅所以亦畢竟帶着也於此見集註之精密

志仁志字是篤志之志註故以誠字釋苟字麟士謂苟字淺看志字作念頭舉處者非是天人理欲不容並立一念在仁固即

一念無惡然集註無惡是以事言志字自須重看與前章利仁
相似
惡不仁者之下本可直接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中間橫插其
爲仁矣一句須知此是着力之語正當坐實爲仁即從惡不仁
勘定不使不仁加身又要緊粘爲仁說惟惡不仁即是爲仁故
自視其身爲粹然無疵之身而不使不仁之得加
觀過知仁仁即在過中各於其黨一句便是觀之之法不必更
爲畧述原心之論
生順則死安所以學貴聞道語類云大率爲未聞道者設中之

日是爲四十五十而未有聞焉者說夫子平日教人要及時勉學方不至老大徒傷此章語意却是又轉一解示以晚蓋之術縱使去日已多來日苦少然及此眼光未落時急急努力於道誠有所聞萬一卽死亦復不恨故曰夕死可矣

君子平日有精義集義工夫以應天下之事義自與比末句可直接首句必先無適無莫者無私心然後當於理若有適莫便非義矣適似義之慷慨直任然意主于爲雖不可爲者亦爲之莫似義之恬退自守然意主于不爲雖當爲者亦不爲此其所以悖於義義則行所當行衆人之所畏者而君子不辭有類于

適。然非先有必爲之心也。止所當止。衆人之所趨者。而君子獨舍。有類于莫。然非先有必不爲之心也。此。其。所。以。異。于。適。莫。外。

註謝氏之說。異端無適無莫。而不知有義。此。透。過。一。層。說。見。君子無適莫而又義比。理固如是。始備。然夫子當下語氣。三。句。直。下。義。與。比。卽。從。無。適。莫。勘。定。中。間。無。層。折。適莫亦不專指二氏。

或問懷德者。不待懷刑而自安於善。蒙引亦謂懷德者高於懷刑之君子。然君子雖既安於善。亦何嘗不稟王章。則以懷刑。爲加。一。倍。兢。惕。亦。無。不。可。

小人不日懷安而曰懷土者。謂是憑依既久。勢若難於遷徙。故

懷土即懷安。不曰懷利而曰懷惠者。得於己爲利。出於人爲惠。

一若在己雖利。而於人無害。懷惠。尤小人工於營利。

曾子借忠恕發明一貫。一是忠。貫則是恕。忠恕兩字對待。似忠

字外添了一恕字。然忠是恕之存。恕是忠之發。却非兩箇道理。

讀書錄云。一箇忠。做出百千箇恕來。此忠恕所以爲一貫。

義利是兩箇大關頭。本是君子小人所由分路。到得君子小人

旣成。則於義利路上。各自走得熟。習得慣。其中細微曲折。無不

周詳渓悉。程子言篤好在喻後。陸氏言志習在喻前。雖皆有至

理。而喻義喻利。就君子小人已成者言。似陸氏說尤長。

遊必有方。不是不得已而遠遊。又有一方便法門。不遠遊三字。業已斷然。此正申言不遠遊耳。必有方。卽記所謂所遊必有常也。遊只近地。若無常所而更他往。則遠矣。註名則必至而無失。正因不遠。

躬之不逮。在恥字中見。恥卽在言之不出時。非實有不逮之事。上句涵下句。下句要攝入上句中。一劃斷便非神理。

不修然自放。便是主敬工夫。主敬則收斂嚴束。有智慮而不矜。有才力而不恃。所言所行。凡事皆從心上檢點過來。故失之者鮮。卽易所謂敬愼不敗也。

斯之一字朱子曰所指甚大蓋即大學明明德新民之理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道理皆包括在內

孟武伯問仁與季康子問從政異問從政本是問其才問仁自不須說才然而夫子先言三子之才者蓋武伯問之之意若謂由之勇求之藝赤之辭或本於其德却是以其有才而信其能仁也故夫子亦必提起另言之見其才原自有用然勇能治賦者勝敵易而勝私則難藝可爲宰者治事易而治心則難辭優應對者立言易而立德則難與其才正不與其仁

新安陳氏言志先惰氣隨昏慶源輔氏言志不昏氣不惰似皆

說得去然集註志氣昏惰只渾言之蓋志者氣之帥也志昏則氣亦昏志惰則氣亦惰却又不應回互說

不欲無加子貢以此自居者蓋於夫子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與能近取譬兩節界限看得不甚分明以為仁之方即謂為能仁之事纔下近取工夫便自居不欲無加也夫子却恐其看得太易不復做勉強之功故特剖別言之抑之使退乃正無窮策勵焉

子貢工夫由學識入得聞性道正從文章得力來使未從事於文章而驟語性道無論姿之鈍者必有窒礙難通之處即有頴

斂之質遽能悟及深微而日用事物之理不復去窮究所謂躐等之弊也後世王陸之學專以尊德性致良知立教使聖門有此捷徑則顔悟如賜夫子何不便言性道而必使從文章入手乎

子路勇行之氣急行之象正面無可形容故從反面著想實處難于摹寫故從虛處傳神轉向方有聞而未能行推論到子路心裏下惟恐有聞一語自有一種着忙着急片刻不容少待光景繪影繪聲是記者善于形狀處

行己事上養民使民自是經國大端四項足該子產生平恭敬

惠義夫子謂其有合於君子之道此君子直是王者之佐如伊周一輩人春秋時大夫未有能如子產者夫子極口稱揚並無不足之意吳氏謂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者是也因以爲子產之見稱於夫子反不如臧文仲之見責蓋通論也耶

季文子三思是其是非之見與利害之見紛紜回互而不能即決便是私意便是惑處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只就三思上勘定非三思後私意方起也

武子愚不可及註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與保身濟君意兩層固

須並到纔見不可及輒語謂保身濟君只帶說不可及全在愚上則當日士榮莊子亦能不避艱險夫子何以獨稱武子爲不可及然如蒙引以盡心竭力三句貼其愚以卒能保身濟君爲不可及則又但以成敗論人亦非夫子立言本旨要當以後一層攝入前一層內出險濟屯正其不避艱險一味樸誠有以感動得人所以其愚不可及

夷齊惡惡雖嚴却無成見在胷如鏡之明聽人自照影隨形現過去則空不留其迹此無實事不念舊惡要即從惡惡之心看出朱子所謂惡其惡非惡其人也故能改即止

微生高素有直名其於他事必有好行其直以沽美名者如證父攘羊之類所以人皆謂其直或問小註只看小事如此到處于駟萬鍾也只是此模樣亦正不然或致飾於其大而小事敗露乞醯一節亦猶能讓千乘者之於簞豆云

匿怨而友只是冒為仁厚心實不能忘怨做出忘怨一般以示大度其心之不直可知與乞鄰而與一例看不必說到詐險以圖報復

老安友信少懷其心則萬物一體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老自當安友自當信少自當懷其理各在當人之身聖人不以

已意加焉。時藝有云。用行則措諸事。與二三子行義以達者。此也。舍藏則結爲志。與二三子隱居以求者。此也。此言非是。老者朋友少者。卽此當前所對之人。安之信之懷之。自在日用酬酢之際。初何關於道之行不行哉。所以由與回有願。而夫子不言願。願屬虛。夫子所言。皆實事道理。極闊大。又極平常。陳白沙元旦詩。分外不加毫末事。意中常滿十分春。可以想見聖人安仁氣象。

必有忠信如某。固是生質之美。但此美質。却非聰明顯悟之謂。須就忠信說。纔是。忠信是學之地。卽聖人君子言之。言有恒者

也故不得泛言美質好學亦要跟忠信說學以全此忠信充此忠信

南面人君聽治之位論者謂凡居官莅政無不南面夫子許雍可使當如使漆雕開仕不必便是爲君但玩下文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直是雖宮肅廟恭已化民道理與習効一官才堪一職者逈別故言仲弓寬宏簡重有人君之度且聖門兵農禮樂皆以爲國自期而夫子與顏子論爲邦直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安見南面不是人君之事倘不以人君聽治釋南面未免小視仲弓失却夫子所以特許之意况可使云者原只許其才德之

可不是便使之南面也。

居敬則所行自簡程子之說而字縮上居敬而所行又簡朱子之說而字折下居敬行簡自分兩層然仲弓辨簡之不同處意自重居敬一邊行簡却要跟居敬來簡從敬出所行即所居須融會程朱之意方與本旨有合原不是判然兩截

集註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言有默契意若相拘然因未喻可為僅可乃有後面一問分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而夫子於伯子之簡可而未盡善之意愈得發明此理自是暗合所以為默契至于夫子許之意則更有深焉者蓋其一言辨簡而千古學

術治術源流知醇疵得失所由分則是言之所係大也故淚然之以示臨民者之法戒

呂伯恭謂不獨遷於他人爲遷就其人而益之亦是遷朱子云此却是不中節愿按就其人而移於他事亦是遷集註怒於甲者不移於乙就兩人言更以一人兩事言之於義始備

不貳過夫子取義於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蓋以震一陽爲復之主其失未遠而震有剛健之姿果決奮迅隨覺隨復不稍待片時不稍留纖翳故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問仁章註云明足以察其幾健足以致其決的是此句註脚

子華使齊。原思爲宰。本非一時事。記者合而誌之。見聖人用財之各當。兩節各於首一句。立竿見影。集註使齊曰爲孔子使爲宰曰孔子。爲魯司寇時。更與剖晰分明。毛西河謂子華使齊。正夫子爲司寇時。由求一齊仕魯。亦使治賓客。卽此使齊。使爲魯使。五秉之粟。是公家稍食。惟冉子爲司財宰職。任出入故也。殊不知立朝與賓客言。但論才之可耳。並非實事。卽求之仕季。亦在哀公時。去孔子爲司寇十餘載。何得任意牽合。作此不根之言。使聖人化裁通變之妙用。無從顯出。其意總欲與朱子爲敵。而並誣聖人也。

聖門諸賢以子稱者惟顏淵曾參有若閔子騫蓋顏閔爲德行中人曾子傳夫子之道有若言行氣象似聖人故也其餘未有章內請粟與粟皆以冉子稱疑非冉有此篇首章許仲弓可使南面此章之下又稱仲弓之賢與粟或仲弓事仲弓門人所記故稱冉子也即退朝何晏一章亦稱冉子安知非仲弓爲季宰時事有政之對與前問政本合爲章與退朝同在一篇內記者亦有故鄭康成謂論語仲弓子夏等所撰定而仲弓又德行之賢則其得稱冉子也宜惜余生也晚未得攷正於朱子究莫定其是非耳

存疑冉子之請粟全是俗見。緣他是箇見利不見義的人。故所見如此。此論是苛。蓋惟以冉子爲冉求。有爲季氏聚斂一層意在前。故云見利不見義。不知冉子惟所見亦是義。故夫子不直拒之。但其察義有未精。自不如夫子權衡之當耳。

日月至焉至字。是心之至仁。非仁之來至。註能造其域。言也能到這仁的地位。蓋當其至時。亦心即是仁。但不能久耳。張子內外賓主之辨。最要體認。朱子恐人錯解。故又以屋爲喻。而以心之出入言之。

顏子不改其樂。即不違仁符驗。仁則天理流行。此心活潑潑地。

其樂可知。胷懷如海闊天空。觸處皆鳶飛魚躍。白沙詩云。雪消鑪焰冰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欲淨理純。心體如是。

子夏篤信謹守。其學宜非爲人之學。然夫子以君子儒小人儒分別言之。一以爲勉。一以爲戒。自必有故。蓋子夏居文學之科。或以文章爲道德之華。而立心制行。一念微動於外。卽非專務爲己。此際細入毫芒。

罔則生理旣絕。其心先死。心死而身猶未死。非幸免而何。孟子存心章。去存是人禽關。此章直罔是人鬼關。沈妙香嘗有詩云。心死身何用。又云。夢覺關分生死關。詢爲警世名言。

生理本直者。天命之性。莫不有是仁義禮智之理。依著此理。即合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無所回曲。便是直也。罔之言無。既無此理。則當惻隱不惻隱。當羞惡辭讓不羞惡辭讓。以非爲是。以是爲非。豈非與所以生者拗了。註故以不直也釋罔字。

胡氏言樊遲問仁者三。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最先。先難次之。朱子亦謂若未嘗告以恭敬忠。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據此則先難應貼恭敬忠工夫說矣。然細玩此章註語。知以事言。仁以心言。知者仁者。一路上人。知仁是一套事。先其事之所難。事即務民義之事。難如視聽言動必以禮。子臣弟友必盡道。越

乎常越不易知者當務之事非即仁者見以為難而有必先之心者乎朱子又不定謂第三章問仁最先而此其次也

博文正為要約禮故為學之序先博後約集註對舉本文原是串說也然知行並進亦隨博隨約博文時非無約禮工夫約禮後非無博文工夫之字就人身言凡視聽言動皆是謂之字即指所學之文而言者非博與約雖相承却不得云約文以禮

子見南子上文應有南子請見一句此或記者脫落至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乃史記想當然語在孔子堅則不磷白則不淄既是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禮所當見或不必辭使不

當見何能强聖人以必見而云不得已乎惟事雖未確而於理無礙故集註存其說以作前文補義若存疑云聖人於南子見而不去者此處或有可行之機此語殊謬聖人决不藉南子之之見爲行道之機也使爲要行道而見南子則南子可見即癰疽彌子亦何不可主

聖門弟子能於夫子無所不悅者惟顏子能有所不悅者惟子路不是孔子却不可見南子不是子路亦不能不悅孔子

欲立欲達一舉念而物我胥同不徇人而舍己亦不私己而遺人吉凶憂患其在人也猶在已也此是何等胸次然正不必人

人盡立人人盡達如賜所謂博施濟衆蓋夫子是就心體上論仁博衆也得不博衆也得只念之所動己與人悉悉相關便是天理之周流而無間仁者之心如是仁之體亦如是

老彭王肅註老老聃彭彭籛分爲兩人因鑿邢疏即老子一人亦非愚意老彭總與老子無涉老君爲道敎之祖著道德經五千餘言別啟一途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外並述而不作者惟老彭籛其先陸終氏之第三子封於大彭之墟商時曰彭伯嘗霸諸侯至後國滅子孫仕商以彭爲氏籛爲商守藏史能享大年世稱彭祖夫子曰老彭集註云商賢大夫即其人

尹氏此四者日新之要是就脩德講學徙義改不善正面說決子卻說不脩不講不徙不改是吾所憂精神全在四不字一憂字不字正從憂字中見是自爲檢察之意退下一步愈鞭緊一步日省乃所以能日新

夢見周公聖人之誠寤如是夢亦如是思慮凝一所夢即所志聖人於韶而見舜於琴而見文王於夢而見周公同一精神無間處

束脩固禮之薄者以上知不是從薄以至于厚之謂蓋言學者執束脩之禮以求進見意與人潔己以進同

不以三隅反是于所舉之一隅未曾理會得解者皆謂意見凝滯就質地上說看來亦是不用心故沒理會前之所舉既屬徒然何勞再說故不復

蒯聵得罪於父在靈公可不以爲子而輒豈得不以爲父夫子爲衛君乎一問冉有亦覺得以子拒父於理有所不順故國人雖有嫡孫當立之言而吾黨必欲折衷於聖人而後定語類謂疑夫子助之恐是疑夫子不爲之意居多

伯夷叔齊後世但稱其淸未足定二子之爲人也惟夫子求仁得仁一語乃獨推見至隱一遵父命一重天倫使當年孝子悌

弟之心。胎垂千古。誠爲探本窮源之論。不獨術事可因以例斷也。

史遷伯夷傳。採微之歌。疑其爲怨。不知其有怨者。在商周興廢之。間其無怨者。在兄弟相讓之事。滅商而有怨。所以義。讓國而無怨。所以仁。

加作假。五十作卒。集註本史記。謂是時年已幾七十者。據序彖繫象。時晝但業已韋編三絕。十翼成書。豈必更作假年學易之說。按年譜。孔子年四十三。脩明詩書禮樂。是時豈不學易。而未贊易者。自謂易理未深。故欲再加數年之功。至於五十。此二字

作句以此數年學易由其事理之不惑者深探本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庶乎其可以無大過前言五十而知天命非深明易道何以能之已山亦謂夫子賛易當在韋編三絶之後假年學易時尙未及此故疑夫子爲是言當在四十不惑脩明詩書禮樂之時五十合依本文不作卒加亦如字不作假

論語記子不語子罕言子以四敎但舉其綱而列其目獨于雅言未及我皆雅言也一句非徒結上之詞見詩書禮三者爲學者日用至切之務少一件不得故聖人皆常言之以敎人也記者窺得此旨加此一句另是一番提撕諄切之意要人無忘聖

訓。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皆就人言。怪。如索。隱。行。怪。之。怪。淡。求。隱。僻。而。過。爲。詭。異。凡。所。謂。異。端。皆。是若天地陰陽之事。祲祥災變。紀在春秋者。不在其內。

難乎有恒。註言必不能守其常。倘嫌說得寬。爲有本非有爲盈本非盈爲泰本非泰一。味。虛。假。正。不。欲。爲。持。久。積。累。工。夫。三。句。是。不。能。有。恒。現。在。實。驗。宜。只。就。眼。前。說。

子釣章、謂聖人於取物之中。寓愛物之仁。倘是籠統說話。記者記此二句。分別言之。各自有一箇道理。綱則絕流而漁取之盡

已不綱見聖人之無貪心射宿則乘其不備取之必矣不射宿見聖人之無機心同一愛物之仁而仁中又有條理不同

謂之吳孟子謂之者司敗意中即指孔子春秋哀公十二年書孟子卒本是諱姬爲子坊記所謂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孔子脩春秋仍其舊文不改此司敗所爲君子亦黨者也若謂昭公自知其非謂之爲子仍冠以吳不應如此矛盾謂是當時譏諷之語當時之人方以公爲知禮亦未必便有是語也

坦蕩蕩坦字不與長戚戚長字對惟其平坦是以寬廣坦字內

訟得寬廣道理嘗見高山大麓其開陽放平坦易者都是寬廣若層巖鳥道險峻者都是窄狹嘗以蕩蕩承坦字說不當以坦字粘蕩蕩說若長戚戚則只是無往不憂戚而已長字本無深義自不得與坦字對看

温厲章註以爲全體渾然陰陽合德固是聖人氣禀純粹然亦有涵養工夫

三讓鄭註路史精義諸說皆作三節讓皆未見其必然集註三讓謂固遜不盤分三次較爲渾融然古聖人有託而逃不露讓天下之迹亦何從見其固辭且於禮固辭爲再辭非三字之義

考諸佛經三字有作正字解者準此則謂伯之採藥去吳正以天下讓也於義固通亦即合泯其迹意而儒書却無之故未敢援以爲說因疑三字乃正字之譌四書上差字如親民之親當作新自謙之謙當作慊素隱之素當作索有仁之仁當作人因字畫相同而魯魚亥豕沿襲承譌此類甚多安見三字不本正字而誤乎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陽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顧涇陽云朱子是言工夫陽明是言本體惟曾子云云卽本體卽工夫和盤託出兩賢俱在其範圍

中矣此言似未確當竊意朱子要堅苦一語是即曾子戰兢臨履之意朱子一生工夫盡此二字所以教門人亦盡此二字朱子之學的是曾子一脈若陽明此心光明之言謂陽明自道本體則可豈所以教門人者乎曾子却不如是云

若無若虛推原所以好問虛心詳惟知義理之無窮是兩問字骨子即兩若字精神謝氏不知有餘在己不足在人之意亦好若巳山所採洪氏之說謂吾固能矣然豈不猶有所不能彼固不能矣然或不能於此而能於彼吾固多矣然豈不猶有所闕彼固寡矣然或失於此而得於彼是明知能與多之在己不能

與寡之在人而姑爲是問也。似與若無若虛之旨不合。

不至於穀。至字集註當作志。愚按依本文自可。不志是不求。不至則無一念之及。尤見工夫純篤。

天下有道。則道與時合。身出而道顯于世。天下無道。則道與時違。身屈而道藏於已。爲隱爲見。不只身之隱見。即道之隱見也。是因有學守。求本領在平日。機宜只在當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如巢父許由一輩人。正坐此。由其無可行之道。故陋錫所不加。明揚所不及。自已亦覺虛生。辜負此中天之世。而反借箕山潁水。爲矯世傲俗之言。以自藏其拙。實則

既已無學豈能有守有道自不我用乃不得不貧賤耳所以可恥

舜禹有天下不與之心即孔顏疏水簞瓢樂無不在之心識得疏水簞瓢孔顏所以樂處即識得舜禹有天下所以不與之故

評類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斬語以不與爲聖人憂天下之心謂心有與處才有不與處憂勤胼胝無非不與之意則是玆耕章意思跟上文數憂字來也言各有當玩註自明

堯之德廣遠故曰大哉禹之德精密故曰無間然

天之大以形體言者固不是而德又非只天載無聲之理也理寓於氣須就氣之流行布護無所不包無所不遍見天之大其是莫有及者而獨堯能與之準堯之德亦就發用處言則天無名自涵蓋得下節功業文章在內李安溪曰下節即申上意就上一節則天無名中舉其可見者來贊嘆非謂德不可名業則可見作兩截話蓋成功文章即德之發見故也全章巍巍蕩蕩巍乎煥乎總是形容一大字之意

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古註堯舜交會之間比于周周最盛以周爲盛于唐虞固非集註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又是周不如唐

虞語意亦未然葢孔子誦武王之言直爲上下千古遠自唐虞下至於斯五人十人後先輝暎中隔夏商千餘載惟周才比隆唐虞故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唐虞之際讀於斯字亦微讀爲盛二字沈吟想像而出如見聖人高瞻遠矚躊躇滿志之神並無低昂於其間若謂唐虞尤盛則當云爲盛於斯不應倒說於斯爲盛也

服冕有五衮冕九章自山龍至黻驚冕七章去山龍自華蟲至黻毳冕五章則取宗彝至黻而去火希冕三章衣粉米裳黼黻元冕獨黻一章繡之於裳五冕皆終於黻故總謂之黻冕黻冕

黻字是黼黻之黻兩已相背考工記青與黑謂之黻一已繡青一已繡黑正字通黻韍音同義異黼黻之黻從黹蔽膝之韍從韋黻刺於裳韍施於股形制各異若蔽膝而以韋爲之則從韍字不用黻字

無所成名正見博學集註惜之謂是譽之亦可下文夫子商所執於射御正跟無成名來註云聞人譽已承之以謙是朱子亦以無所成名爲譽之也不知前節何以云惜必以無成名併入博學內皆作譽之看纔與聞人譽已之語一線

聖人卽天天無心聖人亦無心渾然天理事至物來順以應之

而已。何有意必固我之私。困勉錄曰當與無適莫章參看。須知此四句外尚有義之與比一句意思。愚按此就他人說則然。如佛氏自謂無住。無未來現在過去之心。疑與聖人之無意必固我一般。然未必所爲合義。故說君子之無適莫更有義之與比一句。在時中之聖。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義之與比。卽在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之中。自不須。添說。

語類、問聖人天縱。愚不肖。是天限量之者乎。曰、愚不肖。要增進一分不得。似天限量他一般。申之曰。非但愚不肖也。卽凡聖人。如禹入聖而未優。湯武反之而非性之。又如夷之淸。尹之任。惠

之和各得其一偏皆若有所限量者惟孔子無所限量故同爲聖人而獨得聖之至若天縱之者然
博學多能向來一例看然博學則精麤大小無不包括却與多能不同故夫子不居博學而自認多能
牢曰一節不但是引證上文若爲證上少賤多能有何意義不成贅語乎同是一句話聖人自有聖人意思賢人述之自有賢人意思牢引此言見夫子惟賤而不爲世用故只以藝著若使得用于世則有盛德者必有大業豈但藝事足稱乎此又另是一意推尊聖人總見多能不足當聖

子貢以美玉爲喻而欲得善賈而沽原是鄭重之意其所謂求不過置諸有沽無藏之地使當世咸知其美因以致善賈耳非遂抱璞以思獻涕泣以相將必自卑屈也不知幾說求便有汲汲欲售之心夫子以待字易求字何等閒靜何等貴重有善賈則沽無善賈則不沽待字中具用行舍藏道理

君子所居則化如泰伯居吳端委而治而況聖人存神過化豈不能用夏變夷然夫子口中却嫌以神化自居只合云君子佩服乎古昔聖王之訓沐浴乎詩書禮樂之澤自不以地而轉移俗雖陋何傷於君子

逝者如斯即川流以明道如字是指點不是比喻謂不可說破道字者非呂晩邨曰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愚按立言之體固重不舍然即川流之不已以見道體之不已則逝者亦重蓋此章本是言道體自不當泥住川流也惟虛拈即川即道如釋氏青青綠竹盡是眞如爍爍黃花無非般若則還却本文不舍二字之義爲不可耳辛天齋曰觀鳶飛魚躍知此理之無物不有觀逝者如斯知此理之無時不然書旨豁如

則有矣夫固是理之不當有然亦時之所必有事之所竟有出乎意外亦在意中頻頻喚醒要人思其何以有勿徒作驚疑詫

異之詞。舍之不耘。揠而助長。皆所以不秀不實之故。
集註言此以警人。是警後生。要及時勉學。說統謂兩截只作一人看。極是。下半段正爲後生敲穿。後壁勿致老大悲傷。警策處尤在一斯字。才說可畏。便不足畏。要從可畏時常壓一不足畏之懼。方合激厲後生語意。
子路終身誦之。是念念不忘。惟恐失墜之意。與子張書諸紳一例看。但以此日誦則不復求進。將終身如是。已夫子所以警之。終身誦。是從夫子看出。要其病根。只在誤認已臧。
險阻憂虞。懼而思遠者。其志不立也。困頓阨窮。畏而欲出者。其

守不貞也松柏堅心勁質貫乎四時不彫固其常而人卻因歲寒而覺其異歲寒正可以見松柏松柏何畏乎歲寒

新安陳氏曰唐棣之詩詞意婉而和平無褻狎態以東坡思賢之說爲然但玩其口氣是誘卻掩飾之詞豈眞有思賢之實哉夫子删之而論語復錄之反其言曰未思曰何遠正是揭其隱而示之見掩飾有掩飾不來誘卻亦誘卻不去論思謂卽論詩也可

偏晉書作翩集註謂反亦與翻同愚意應如字偏則不示其全而露其半反則不與爲向而與爲背中著一其字始于偏終于

反偏已不相迎反更若相距以與宥遠亦儘有意義

孔子於鄉黨註以為父兄宗族之所在按孔子世本宋人自防叔避華氏之亂奔魯防叔生夏伯夏伯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伯尼又生孔子此外別無父兄宗族之在魯見於傳記孔子三歲而孤父之墓在防母死而不知父之為葬為殯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使鄉黨果有父兄宗族年稍長於夫子者又安有不知其為殯者哉然則所謂鄉黨者不過少時釣遊之地二三父老曩與吾祖居吾父居者而夫子必致其敬容貌辭氣之間恂恂如似不能言蓋亦敬禮高年之意詩所謂惟桑與

梓必恭敬止也。

大國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即上大夫。下大夫五人。司徒下二大夫。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大夫。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事簡。闕一大夫。惟一小司馬。魯有四卿。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臧孫爲司寇。其後子叔氏爲之。皆上大夫。孔子於定公十年爲司空。是小司空。迴下大夫。旋爲大司寇。且攝相事。當是上大夫。其與下大夫。上大夫。言不限定爲下大夫時。誾誾侃侃。同一恊恭和衷之意。侃侃不是嚴厲。只是曰是。非曰非。比誾誾稍露剛直耳。誾誾不是阿比。註言和悅而諍。是非明直。

自有分辨。

君召使擯。是使孔子爲擯。而兼攝上相之事。非所與立。爲擯時事也。入廟相禮。及賓退送賓。皆上相事也。總註爲君擯相。相字不得謂無著落。

執圭之圭。是瑑圭。非命圭。詳見周禮。朱子仍包咸舊註而未改。

鄉黨一篇。門人記孔子之容色言動。篇首既冠以孔子矣。中間又言君子者。蘇氏以爲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固未確。晉室陳氏謂卽孔子做底。便是衆人合依底。故間稱君子聖人。以身爲敎。故記者以敎法書之。殆亦未盡其義。蓋鄉黨固皆記孔子之

事此篇衣服之制特以其居官有位而言故變文而為君子袗絺綌上加表衣是言朝服羔裘兼朝祭麑裘言聘狐裘是臘祭朝祭褻服羔則裳如帷冠以元皆在官之服其他如褻服褻裘狐貉以居非帷裳必殺別於禮服而為私服亦就為大夫時言之也章末記吉月必朝服而朝註以為致仕時如此則以上為致仕之服可見帷首節不以紺緅飾及無所不佩節不必在位為然耳

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疏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鄉黨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當是入公門朝服

故必有表衣正如裘之有裼與下節緇衣素衣黃衣一例袒裼以開露其美見出絺綌出之之字正指絺綌論語疏亦謂暑則單服必加尙表衣然後出之但謂出之爲出門殊未穩詩言蒙彼縐絺亦是以展衣蒙於絺綌之外絺綌內雖有裏衣至入公門又必有表衣

麑裘舊解主聘服註疏從君視朔亦麑裘但魯自文公不行告朔之禮既不視朔則亦不服麑裘應從舊說只就聘享言

吉月必朝服而朝邢疏朝服皮弁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

我愛其禮也但朝服與視朔之服本自不同鄉黨明言朝服則非視朔之服矣禮云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告朔之禮雖行猶必另有朝服況此禮既廢聖人豈得以視朔之服朝於君齋必有明衣章首一齋字自可冠下四必字第三節齋必變食齋字不幾爲衍文乎黄勉齋云齋必有明衣布并所脫寢衣一簡當屬上章言衣服齋必變食一節當屬下章言飲食固當然集註合記四事皆言謹齋者齋爲子之所愼故必另爲一節而不分屬之上下章

不時集註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毛西河駁之引古註朝夕

日中爲時雖於理可通但按本節饐餲餒敗等皆物之不可食者自以朱註爲合類字所包甚廣四時之食內則周禮所載鹹苦辛酸春秋冬夏各有所宜苟不以時則子皆不食

精義楊氏曰飲食必有祭飯稻粱則祭先農菜羹瓜則祭先圃又玉藻云瓜祭上環瓜本蓏圃之屬連上菜羹亦通集註以瓜爲必不從楊而從陸氏說者此章記飲食之節祭是因食而祭惟曰必祭乃見聖人無不祭之食也

雌雉章集註云此上文必有闕文末二句又曰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解竊意此非闕文也記者有錯簡耳如云山梁雌雉子

路共之三嗅而作曰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書理自順而亦無闕文

四書解瑣言卷一